

南海渔歌 山鹰电影队  
电影文学剧本选集



年初  
就是剑

刘任涛 著

南海漁歌



# 南海渔歌

辽阔、苍茫的大海，水天相连。

蓝天下，渔樵点点，时隐时现……

白鸥摇长翼滑空而行，仿佛由于它的指引，使我们在这幅无声的画面中，看见一艘现代化的白色海洋水产科研调查船正劈波斩浪，迎着镜头驶来，近了，我们看清船首的大字：南锋704。

一个浪头扑向船舷，激起无数浪花。

音乐声起——

叠印出片名：《南海渔歌》。

在叠印演职员表的画面里，我们看到了：

驾驶室，船长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海面。

各种自动化导航仪和驾驶仪表上的红、绿、黄、紫等各色信号灯在跳动着。

驾驶楼上平台，人们打开百叶箱，纪录风向、风速、温度和湿度。

船舷边，科研人员在向大海投入下海流计等各种科研器械。

那边，一位穿白色工作服的中年妇女拿着网兜，在船舷边捞取海上浮游生物。

船尾拖着一只形似小飞机的“蝙蝠鱼”正在海上测量，它滑过水面，溅起一排小小的浪花……(演职员表完)

甲板上，渔捞长阿根兴奋地指着海面：“哎，海银，那是海银！”

不远处，只见海面上呈现一片异样的色彩，在阳光下反射着淡蓝色的银光。

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的小伙子，他是实习员小张，不禁一愣：“渔捞长，您说什么？”

阿根笑着：“你看，那一片闪着蓝光的东西就是海银！”

小张眨着眼睛：“什么，海上还有银？”

“可不是！海水还有金哪，哈哈！”不知谁答了一句。

甲板上的科研人员都逗乐了。

这时，栏杆边站着两位科研人员，他们就是本片的主人公，中年那位戴一副银边近视眼镜，国字口脸，显得敦厚、结实而又稳重。他叫周凯。另一位抽着烟斗，两鬓斑白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他是水产研究员洪峰教授。显然，他们被眼前这一片淡蓝色的银光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周凯兴奋地：“老师，这又是一片‘萨尔帕’的密集区！”

洪峰回过头：“周凯，快到大陆架二百米深处了，这里的‘萨尔帕’密集区比近海还多还大。”

周凯：“老师，这个点是否可以列为渔情预报？”

洪峰笑着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估计，这里将是一个新渔场！”

周凯有点激动：“啊，这可又是个新发现！”

人们还在说笑。

阿根：“我说真的，看到海银，这一网一定丰收！”

周凯回过头来，笑着：“阿根，你也是，到调查船也快二十

年了，怎么还叫这个土名？”

阿根搔着脑壳，憨笑着：“习惯了！周老师，我说，还是叫海银来得顺口，也形象嘛。嘿嘿！”

正在船舷边捞取浮游生物的那位中年妇女、助理研究员金兰把网中的白色透明物体倒进玻璃瓶里。

小张俯下头来，小声地：“金老师，海银是什么？”

金兰抿着嘴笑：“就是这个——”她指着瓶里的浮游生物，它们象米粒那么大小，乳白透明。

小张还不明白：“这是？……”

金兰：“‘萨尔帕’！”

小张恍然：“‘萨尔帕’！啊，海银就是‘萨尔帕’！”

洪峰回头望着这个可爱的小秋子慈祥地笑了。

阿根一看手表：“啊，该起网了！大家准备，起网！”他按着电钮，大网的浮子开始露出水面。

人们各就各位，有的回到实验室，有的到下层鱼类处理间去了。

大网已经拉上甲板，渔捞员在紧张地操作着。

渔捞长阿根在指挥龙门吊车，一双大铁臂把网囊吊了起来……

鱼类处理间，鱼虾从天窗倾泻下来，堆起一座银色的鱼山。科研人员在忙着捡鱼，分类、登记、量体……

小张在鱼山上翻寻什么。忽然，他一手按住一条彩色斑斓的蝴蝶鱼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看呀，我抓到了一条月斑蝴蝶鱼！”

阿根正好从甲板上下来，一听便凑过来：“是吗？给我看看！”

这时，不少人也围上来。

小张得意地：“渔捞长，没错吧，月斑蝴蝶鱼，哈！我早就听说这是蝴蝶鱼中最美的啦！”

阿根摇摇头：“唔，好象不是……”

小张急了：“怎么不是？”他把海鱼递给金兰，“金老师，您看！……”

金兰笑了：“小张，别急嘛，蝴蝶鱼的种类可多呢！”

阿根：“对，小张，去请教专家吧！”

墨绿色的海藻丛中，各种颜色、种类的鱼虾往来游弋，红珊瑚摆动着柔软的腰肢，阳光透过海水，构成了一幅奇妙而迷人的海底世界——镜头拉开，这是一幅三十六寸的彩色荧屏，周凯正在电视机前凝神注视着海底的活动情况，在他身后，有两位科研人员正在显微镜下观察什么。周凯凝视一会，又不停地按动着身旁的电脑计算机。从室内四周的装置中，我们知道这是调查船上一间现代化的实验室。

这时，只见小张兴冲冲地跑进来，他把蝴蝶鱼送到周凯面前：“周老师，您看，我找到了月斑蝴蝶鱼！”

周凯接过一看：“这不是，你搞错了！”

小张懵了：“那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周凯：“这是蝴蝶鱼的一种，叫扑蝴蝶鱼，是南海常见的鱼类。月斑蝴蝶鱼是一种稀有的观赏鱼，可不容易见到呀，二十多年来，我在南海只看过三条活的……”

小张笑了：“老师，您是研究蝴蝶鱼专家？”

周凯：“怎么，你对它也感兴趣？”

小张笑着点点头。

周凯：“好嘛，我给你看看！”他带小张来到实验室一角，

上面放了一排鱼类标本瓶，其中有一瓶就是月斑蝴蝶鱼，他拿给小张看。

小张捧着彩色斑斓的月斑蝴蝶鱼标本，不住啧啧称赞：“哎哟，这就是月斑蝴蝶鱼，真美呀！”

周凯：“月斑蝴蝶鱼还有个别名，叫新月蝴蝶鱼，你看，它的斑纹真象一弯新月啊！”

小张：“要是能看到一条活的就好啦！”

周凯微笑：“小张，你也想追蝴蝶鱼？”

小张：“真的，周老师我做梦也想着，要是这次出海能捕到一条活的……”

周凯摇摇头：“我看没什么把握，这种稀有的观赏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老盯着它，那就成了猎奇啦。”

小张不好意思：“我……我想研究它的生态……”

周凯：“当然，你的兴趣我不反对，但是，我们搞水产科研，首先要为生产服务！”

小张脸色微红，低下头来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这时，洪峰和金兰走进实验室，金兰手里捧着一盘大虾。

金兰熟练地把大虾解剖后，把胃含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洪峰在她身边注意地观察着。

周凯和小张走过来。

周凯对洪峰说：“老师，发现什么啦？”

金兰抬起头来，也兴奋地对洪峰笑着：“老师，您看看，果然是‘萨尔帕’！”

洪峰点头微笑：“周凯，你去看看！”

周凯在显微镜下看着惊喜地抬起头来：“啊，这可是新发现，没想到深水虾也爱吃‘萨尔帕’！”

金兰：“老师，事实证明了您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！”

在周凯身旁的小张轻声地：“周老师，洪老研究‘萨尔帕’，不是早有定论吗？”

周凯：“不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了，当时，我们船上也有斗争……”

小张讨好地：“我知道，您一定是支持洪老的……”

周凯苦笑：“不，恰恰相反。二十年前，我和金兰就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，事实证明，金兰是对的，我错了，洪老师的研究是成功的！”

洪峰笑了：“你和金兰也成功了嘛。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，呵呵呵！”

金兰腼腆地笑着。

小张更感兴趣了：“啊，原来还有一段故事的呢，哈哈，周老师，您跟我说说好不好？”

周凯一拍小张肩头：“你呀，像我年青时一样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好吧，吃过晚饭再说！”

傍晚，夕阳撒下千万朵炫目的光斑，晚霞把海水染红了。波涛汹涌的大海，这时变得那样温柔、恬静……

在船顶的平台上，周凯倚着栏杆凝望着金光闪闪的大海。他深深地呼了口气，眼神变得深沉了。

小张凝神听着。

周凯：“……后来我到了渔船上生活，使我从实践中认识到洪老的论断是正确的，那是……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航程……”



“双鹰”号披着晚霞在海上航行。

画外音：“过去，我们的水产研究调查船叫‘双鹰’号，只有一百五十吨，那是用一条旧渔轮改装的……”

简陋的实验室。两位年青的科研人员正在室内工作。渔捞员小陈端着一盘鲜鱼进来，递给周凯，正要离去，却见金兰用镊子将两只浮游生物放在玻璃片上，然后在解剖镜下观察。

小陈好奇地问：“金兰姐，发现了什么？”

金兰一面观察，一面纪录：“‘萨尔帕’。”

小陈听不懂：“什么？”

金兰抬起头来，笑着：“‘萨尔帕’是国际通用的拉丁名词，它是海里的浮游生物被囊类，南海特别多，你看——”

金兰让小陈看解剖镜。

小陈看见解剖镜下活动的“萨尔帕”，高兴地说：“真有趣，还动着哪！”

金兰：“中国海已发现的‘萨尔帕’就有三十多种，这是圆柱形‘萨尔帕’。”

小陈：“它有什么用？”

金兰：“海里没有无用的东西，关于‘萨尔帕’的用途还在争论之中，洪峰老师认为它是鲳鱼的饵料……”

小陈：“鱼的粮食？”

正在一旁工作的周凯回过头来：“不，‘萨尔帕’不是鱼的粮食！”

金兰不悦：“周凯，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？”

周凯笑着：“金兰，我说的是科学结论！你也知道，中国和外国的水产学术界都不承认‘萨尔帕’是鱼的饵料。”

金兰不服气：“这种结论，我看也不一定很科学……”

小陈看见他们争论起来，看看周凯，又望望金兰，做了个鬼脸，悄悄离去了。

周凯来到金兰身边，亲切地搭着她的肩头，语重心长地：“兰，洪老师研究‘萨尔帕’已经整整十年了，毫无结果，我看，他是钻进死胡同出不来了！……”

金兰：“不，我不这样看！……”

周凯：“你听我说嘛！兰，我们在大学虽然不同一个专业，但是，我们现在可以研究同一个课题，比如说，研究蝴蝶鱼的生态，我看就很有意思！将来有了科学成果，正式转为助理研究员的时候，我们就……”他期待而热切地望着金兰，“唔，你说呢？……”

金兰回望着周凯，感情复杂地摇了摇头。

周凯误会了：“怎么？你说过的话不算数？”

金兰看见周凯焦急的样子，又憨厚，又可爱，忍不住笑了：“看你，我不是说这样！”

周凯也笑了：“那你？……”

金兰：“我是说‘萨尔帕’。”

周凯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又是‘萨尔帕’！这样盲目搞下去，将来肯定要失败的！”

金兰：“不，我相信洪老师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
周凯：“科学界已经否定了嘛！”

金兰：“算了，现在不和你争论，肯定和否定要看事实，真理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的！”她低下头来瞄着解剖镜，不理

周凯。

周凯不禁摇头苦笑：“你呀，那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唉！……”

### 三

“双鹰”号在夜海中航行。

驾驶楼，船长把着舵轮，他的眼睛盯着前方。前方海面，出现一片灯火。

“双鹰”号来到渔场。

渔场的夜，满海灯光；各种颜色的桅灯，火艇上的大光灯，波光灯影，远远近近，光灿灿，亮闪闪，宛如一座不夜的水城。

洪峰站在窗台边，默默地凝视着远方的灯海。

小陈走进驾驶楼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清凉而带着咸味的海风，他被眼前的灯海吸引住了：“啊，这灯光围网，可真美！”

“是美呀，呵呵！”

小陈一回头：“啊，洪老师！”他走到洪峰身边，“刚才，周凯和金兰又争起来了……”

洪峰：“争什么？”

小陈：“为了那个‘萨尔帕’！”

洪峰恍然：“哦！……”

小陈：“洪老师，金兰说，‘萨尔帕’是鱼的粮食，那是您发现的？”

洪峰：“我也是受了渔民的启发，十年前，我在汕尾乘渔船出海搞调查，有一天，忽然看见海面上出现一大片奇怪的色彩，在阳光下反射着淡蓝色的银光，渔民们高兴地叫起来

了，海银来了；快，快下网！结果，就在这里打了几百担鱼！后来，我把渔民们说的那些海银带回广州，在显微镜下观察，才知道这些东西正是‘萨尔帕’！……

小陈听得入神了：“啊……”

这时，指导员走进驾驶楼，对船长说：“我们拖网捕上来的活鱼极少，今晚放流的项目怎么办？船上没有鱼活了……”

船长：“老洪，您看……”

洪峰望着前面的灯海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突击主要任务，是否可以和渔民商量一下，买点篮元鲈放流？”

船长：“唔……好！”他对科研小组林松涛说：“林组长，你带队，小陈，你去通知周凯和金兰，请他们也去……”

大船边，指导员打着照明灯，把甲板和船边照得明晃晃的。林松涛、小陈和周凯等合力把工作小艇放到海上。

金兰和小陈敏捷地跳下艇去。

指导员在甲板上把着缆绳。

周凯推方建明：“老方，你先下去吧，这回，要看你的啦！”

方建明：“看我？”

周凯：“你在渔船生活过，熟悉渔民嘛！”

方建明：“对不起，这次恕不奉陪！”

指导员：“怎么啦？”

方建明苦着脸：“指导员，今晚饶了我吧，上次我到渔船生活，被一个老渔民骂了一顿，要是再碰到他，恐怕连鱼也不肯卖给我们……”

林松涛：“不去算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工作小艇离开“双鹰”号，慢慢向灯光晃动的渔船划去。

#### 四

金川大队的七号船正在放网。

煤气灯的强烈火光把海水照得通明透亮，鱼群闪着斑斓如锦的鳞光，海面构成了一幅变幻莫测的彩色活动图案。

火艇上站着一位青年，他的颈项吊着一个蓝贝壳，正神情专注地盯着海面，他就是阿根。阿根旁边，是一位身材魁梧、浓眉大眼，肤色有如古铜的大汉，他是青年渔民程乌佬。程乌佬摇着橹，把追逐火光的鱼群引进布满浮子的包围圈。

程乌佬一看鱼群已进围网，急喊：“阿根，吹号！”

阿根举起螺号：“呜——”

七号船上，老舵工一手抓住蓬索，一手扼住舵柄，他听到螺号声，也急喊：“起网！”舱板上，一字排开的渔工紧张地拉开网来，老舵工在尾艄把着舵，渔船慢慢向着鱼群的尾部抄去……

周凯和金兰的工作小艇慢慢靠近渔船。

渔船上，老舵工望着一兜一兜的海鱼拉上舱板，高兴得笑咪咪地抽起“大碌竹”（水烟筒）来。

舱板上，人们紧张地吆喝着：

“三号舱满了，打开四号舱！”

“喂，陈老虾，别光顾着傻笑，放盐啦！”

“拉紧网口，还有十几担呀……”

工作小艇靠上火艇。

火艇上的阿根已经回到渔船上。

周凯正对程乌佬说着什么。

程乌佬一摆手，摇起大橹：“好说，你们等着吧！”

火艇靠上渔船。

程乌佬仰头喊着什么。

老舵工从尾艙探出头来。

程乌佬：“调查船派人来买鱼，给他们一点吧，怎么样？”

老舵工：“呵呵，今晚调查船也打不到鱼？撞邪啦！”他满心高兴地指着舱板：“给吧，乌鲳甲池都可以，让他们今晚也喝一杯！”

船舷边，阿根和陈老虾把一箩活鱼递给程乌佬……

工作小艇，周凯和林松涛接过鱼箩，把活鱼倒入水箱。

程乌佬接过钱，摇起大橹离去。

林松涛掌着舵，工作小艇往回划了。

周凯和金兰忙着测量鱼长和体重，小陈在旁帮忙着，他们一面登记，一面将拴上放硫标志牌的渔蓝元鲳(池鱼)一尾一尾地放回大海……

船上，老舵工拉起篷索，又准备放网了。

程乌佬的火艇在附近游弋，引诱鱼群。

阿根在船头瞭望，忽然，他发现周凯的小艇在放流，叫道：“爷爷，你看，调查船买了我们的鱼拿去放流！”

老舵工不解：“什么放流？”

阿根：“上次，那个姓方的同志到我们船上不是说过吗？就是在鱼身上拴个小牌牌，放回大海，作科学研究。”

老舵工站了起来，用手搭起凉棚。

时隐时现的灯光照着工作小艇，周凯正把一尾蓝元鲳放进海里。

老舵工看得眼睛冒火了，一手拍在舵柄上：“呸，什么放流，这是放生！‘白脚鸭’，吃饱饭没事干，还要糟蹋国家财产！……”

工作小艇上，水箱里的蓝元林已经放完了，周凯一手拿起一条乌鲳，准备插标放流，被金兰抢了过来，放回水箱：“乌鲳不要放了，我要用！”

这时，海风传来老舵工的怒吼声。

林松涛：“老周，你听听，他们喊什么？”

周凯：“是不是少给钱了？”

林松涛：“回去看看吧，少给钱就要补，不能让渔民受损失。”他掌起舵，把小艇往回划。

海风传来老渔民的骂声：“……把鱼拿去放生，真是败家仔，白脚鸭！……”

周凯：“组长，快走吧，骂我们哪！”

金兰望望自己的脚，不解地：“白脚鸭？他们说啥？”

周凯摇摇头。

## 五

“双鹰”号餐厅。

林松涛和周凯等回来了。

指导员和他们边说着边走进餐厅。

方建明在餐厅里迎候了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鱼粥和糕点。

方建明开玩笑地鼓起掌来：“好，欢迎几位放流英雄胜利归来！……”

周凯忍住笑，他朝方建明的肚子轻轻插了一拳：“好小

子，怪不得你不愿去，原来……”

方建故意“哎哟”的叫着：“好啊，周凯，你是狗咬吕洞宾，怎么怪起我来了？”

指导员：“来，大家边吃边谈吧。”他把鱼粥糕点推到各人面前。

金兰：“唉，今晚真倒霉，骂得可难听呢！”

方建明：“骂什么？”

金兰：“败家仔，还骂我们是鸭……”

方建明：“准是骂‘白脚鸭’，对不对？”

金兰：“就是！”

方建明哈哈地笑了起来：“鄙人早就领都过了。去年我在金川七号船生活，就被那个老舵工骂我是‘白脚鸭’！”

金兰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方建明：就是说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懂海上生活，穿着鞋袜在船上摇来摆去，笨得象鸭子一样！”他边说边学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指导员忽然想起：“哎，老方，你说的那个老舵工，是不是有个绰号叫‘活海图’？”

方建明耸耸肩：“无可奉告！我在他船上生活了几天，只晓得那个老头很倔，喜欢骂人！”

指导员沉思一会说：“去年春汛，我跑过几条渔船搞调查，渔民们说，金川岛有位‘活海图’，只要摸摸沙锤的泥，就能知到了什么渔场，看看海水的颜色，听听风流，就能在海上辨别方向，还能知道什么地方有鱼、鱼群的密度……”

金兰：“啊，那真神！”

指导员：“可惜没有见到他……”



周凯：“要是见到他，我一定拜他为师！”

指导员：“我们搞水产科研的，是需要向有经验的渔民学习，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微笑地望着周凯和金兰，“你们说对吗？‘白脚鸭’同志！”

## 六

第二天早上，实验室。

金兰和洪峰在解剖昨晚买来的几条乌鲷，金兰把胃含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洪峰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纪录。

这时，周凯走进来，金兰高兴地说：“周凯，你快来看！”她把周凯拉到显微镜下。

周凯察看一会，没有吭声。

金兰：“看到没有？怎么不说话？”

周凯淡淡地：“看到了，这是‘萨尔帕’。”

金兰：“都是从乌鲷鱼胃里找出来的，你看，是不是可以说明，‘萨尔帕’是乌鲷的饵料？”

周凯走向自己的工作台，埋头进行月斑蝴蝶鱼的科研工作，用圆规测量胸鳍和尾鳍；他一面纪录一面摇头说：“不，这恐怕是个偶然现象吧！”

金兰不悦：“你呀……说点道理嘛！”

周凯手拿圆规，抬起头来：“这种情况，我过去也看过不少，不过……究竟是不是鲷鱼的饵料，我还是有些怀疑……”他仍然不用放大镜观察着月斑蝴蝶鱼。

洪峰站起来，欣然笑着：“科学容许怀疑！周凯，你虽然是我的学生，但在科学研究上，那是用不着论资排辈的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